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

賜遣吏分詣諸部察其刑獄有愆者將納北湖還其地及移徙諸部營等事此節見元集

宋紀一百七十

起上章困敦正月盡昭陽單閼八月凡三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

嘉熙四年

蒙古太宗十二年

春正月辛未彗星出於營室

蒙

古以溫都爾哈瑪爾充提領諸路課稅所官

蒙古皇

子庫裕克

舊作貴由今改

平西域未下諸部

庚辰下罪已詔

曰朕德不類不能上全三光之明下遂羣生之和變異

頻仍咎證彰灼夙夜祇懼不遑寧康乃正月辛未有流

星見于營室太史占厥名曰彗災孰大焉天道不遠譴告匪虛萬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痛自克責豈聲利未遠而譏諛乘閒與舉錯未公而賢否雜進與賞罰失當而真偽無別與抑牧守非良而獄犴多興與封人弛備而暴客肆志與道殣相望而流離無歸與四方多警而朕不悟羣黎有苦而朕不知謫見上帝象甚著明爰擬正殿減常膳以示側身修行之意 臨安大饑饉者奪倉於路市中殺人以賣隱處掠賣人以微利日未哺路無行人 蒙古遣萬戶張柔等分道南下 二月丙申朔詔禮部貢舉其務崇長學殖儒齊道真 戊戌詔求

直言大赦 癸卯進知漣水軍蕭均官一等以其修舉
郡政葺治城堞故也 甲辰詔史嵩之赴行在奏事

戊申詔督府制置司沿江南北郡舉行便安流民之政
癸丑臨安府守臣言獄空詔獎之 蒙古安篤爾窺

萬州蜀帥遣舟師數百艘遡流迎戰安篤爾順流率勁
兵乘巨筏浮草舟於其間弓弩雨射蜀兵不能敵敗績
於夔門 以京西湖北路制置使孟珙爲四川宣撫使

三月壬辰詔邊塵未靖備禦方嚴必藉人才相與叶
濟內而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外而監司帥守舉文
武之臣曉暢兵機練習邊事才略卓然可用者各二人

或陸沈常調或負累家居亟以名聞以待擢用 右正
言郭磊卿除起居舍人監察御史謝方叔除宗正少卿
以論史嵩之故也 壬辰史嵩之入國門癸巳嵩之奏
事 夏四月己亥敘復鄭損原官尋以直舍人院程公
許言損撤關外五州重屯移之內郡則丁酉蜀禍損實
爲之使損官可復不知千億萬之赤子死者可復生乎
乃詔收成命 壬寅前漢川路運判吳申入奏抗言蜀
事帝感恻久之帝曰蜀從前亦委寄非人申言棄邊郡
不守鄭損也啓潰卒爲亂桂如淵也忘忠勇而不救趙
彥呐也今彭大雅又險譎變論大費防閑宜進孟珙於

夔門以東南之力助之夔猶足以自立帝是之 癸卯
特轉史嵩之官三等令歸班 甲辰監察御史王萬除
大理少卿以嘗論史嵩之故也 詔祖宗盛時宰執有
輪日當筆者今二相竝命合倣舊規而平章總提其綱
應軍國重事參酌施行其三省樞密印竝令平章掌之
辛卯以紹興府薦饑蠲今年夏稅 先是蒙古主命
衍聖公孔元搢訪求知禮樂舊人元搢奉命至燕京得
金掌樂許政掌禮王節及樂工瞿剛等九十二人是月
始命製登歌樂肄習於曲阜宣聖廟 蒙古復使王楫
來檝前後凡五至以和議未決隱憂致疾卒遣使歸其

概於蒙古 六月辛丑初置國用房 命近臣禱雨於
天地宗廟社稷宮觀 壬子錄行在繫囚 江浙福建
旱蝗詔曰亢陽爲害日事禱祈邈無報應且聞飛蝗爲
孽朕心惕然自七月一日避正殿減常膳應中外臣僚
竝許直言朝廷闕失 知寧國府杜範召還都首言旱
暵薦臻人無粒食楮券狼輕物價騰踊行都之內氣象
蕭條左浙近輔殍死盈道流民充斥剽掠成風是內憂
已迫矣新興北兵乘勝而善鬪中原羣盜假名而崛起
擣我巴蜀據我荆襄擾我淮堧疆場之臣肆爲欺蔽是
外患旣深矣人主上所恃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則致

示變妖彗吐芒方冬而雷既春而雪海湖衝突乎都城
赤地幾徧於畿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人死于干
戈死于饑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盈腹謗言載
道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陛下能與二三大臣安居
於天下之上乎陛下亦嘗思所以致此否乎蓋自曩者
權相陽進妾婦之小忠陰竊君人之大柄以聲色玩好
內蠱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欲爲以
致紀綱陵遲風俗頽靡軍政不修邊備廢缺凡今日之
內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釀成之如養癰疽待時而決
耳端平號爲變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敗壞汙穢殆有

甚焉自是聖意皇惑莫知所倚方且不以彼爲警而以爲德不以彼爲罪而以爲功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怪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觥而怨叛形矣陛下敬天有圖旨酒有箴緝熙有記持此一念振起傾頽空無難者然聞之道路謂警懼之意祇見於外朝視政之頃而好樂之私多縱於內庭狎褻之際名爲任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開政出於中書而御筆特奏或從而中出左道之蠱惑私親之請託皆足以蒙蔽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心術於是範去國四載矣帝撫勞備至遷權吏部侍郎兼侍講 秋七月甲子出封椿庫緡錢二

十萬貫賑臨安貧民 杜範復上疏曰天災旱 有之而倉廩匱竭月支不繼斗粟一千其增未已富戶
淪落十室九空此又昔之所無也甚而闔門饑死相率
投江里巷聚首以議執政軍伍諄語所不忍聞此何等
氣象而見於京師大之區浙西稻米所聚而赤地千
里淮民流離襁負相屬欲歸無所奄奄待盡使邇塵不
起尚可苟活萬一敵騎衝突彼必奔迸南來或相攜從
敵因爲之鄉導巴蜀之覆轍可鑒也竊意陛下宵旰憂
懼寧處弗遑然宮中宴賜未聞有所貶損左右嬙嬖未
聞有所放遣貂璫近習未聞有所斥逐女冠請謁未聞

有所屏絕朝廷政事未間有所修飭庶府積蠹未間有所按革秉國鈞者惟私情之徇主道揆者惟法守之侵國家大政則相持而不決司存細務則出意而輒行命令朝更而夕變綱紀蕩廢而不存陛下盍亦震懼自省詔中外臣庶各悉力盡思以陳持危制變之策範旋授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 乙丑下詔罪已復求直言

詔中外決繫囚杖以下釋之仍蠲贖賞錢 癸酉主管官告院方來進對言及諸闈官販帝曰諸司欲之來曰正不當如此因及科降事帝曰不如明與之錢來曰正要明白諸司但說能措置爲朝廷備邊不願科降世豈

有是理徒使不廉者得以罔利耳帝然之 戊寅以岳

珂權戶部尚書淮南江浙荆湖制置茶鹽使 庚寅詔

秋成在望雨澤愆期令諸道憲臣按部將番異馭勘之

獄酌情決遣以聞其失當官吏特免推結 八月壬辰

詔諸路苗米毋得多量斛面及過數增收 九月壬戌

朔沂王夫人全氏薨輟視朝五日禮部太常寺議宜用

孝宗爲皇伯母秀王夫人張氏舉哀成服故事詔從之

癸亥以喬行簡爲少師醴泉觀使進封魯國公 乙

丑詔知招信軍余玠進官三等以邊報敵造船于汴玠

提師沂淮入河連獲捷故也 丙戌都省言比奉御筆

楮幣折閱多由於守令不職今措置十八界會子收換
十六界將十七界以五準十八界一券行用如民間輒
行減落或官司自有違戾許經臺省越訴必寘于罰帝
從之 冬十月辛卯朔內侍陳洵益卒贈昭慶軍節度
使 癸巳詔以明年正月一日爲淳祐元年 丙申詔
平江嘉興府安吉州禁販米下海其販至臨安府者毋
得遏糴尋詔與權提領其事應浙東州縣併許浦金山
水軍一體遵守違者權聽按刺 丁酉詔曰朕惟我朝
以仁厚待士大夫惟於賊吏罰未嘗少貸比歲以來貪
濁成風椎剝滋甚民窮而溪壑不厯國匱而囊橐自豐

今茲新楮之行未必不爲罔利之地其令臺諫監司常切覺察十一月癸酉詔荆鄂都統制張順以私錢招襄漢潰卒創忠義虎翼兩軍及援安慶池州功特與官兩轉十二月蒙古主以西域諸部俱下詔皇子庫裕克班師蒙古千戶郝和尚以善戰名屢從征伐略地遼陝攻襄漢下興元入蜀俱有功入覲於帳殿蒙古主命解衣數其瘡痕二十一嘉其勞進拜宣德西京太原平陽延安五路萬戶丙辰地震己未詔曰地道貴靜動則生變豈朕不德而致與今民生不遂邊戍未休變不虛生必有其證可令中外臣寮各上封章凡朕躬之

闕失朝政之愆違極言無隱將見之施行以爲消弭之道 蒙古敕州縣失盜不獲者以官物償之國初令民代償民多亡命至是罷之 閏月乙丑宰執乞罷政不許 詔賞京湖將士有差以制司奏去冬敵由忠萬透渡南岸守險而捷故也 丙寅左丞相致仕李宗勉薨宗勉守法度抑僥倖不私親黨樂聞讜言贈少師諡文清 以游侶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范鍾參知政事權吏部尚書徐榮叟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乙亥詔民間賦輸舊用錢會中半者其會半以十八界直納半以十八界紐納詔淮東西京湖沿江制置使副

竝兼本路屯田使 壬午閱軍頭司武技 蒙古東平
萬戶嚴實卒遠近悲悼野哭巷祭旬月不已子忠濟嗣
蒙古官民貸回鵝金償官者歲加倍名羊羔息其害
爲甚是歲詔以官物代還凡七萬六千錠仍命凡假貸
歲久惟子母相伴而止著爲令又籍諸王大臣所俘男
女爲民

淳祐元年

蒙古太宗十三年

春正月庚寅朔詔求將才 甲辰

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頤
張載程顥程頤眞見力踐淡揆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
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中庸大

學語孟之書本末洞澈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
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其令學宮列諸從祀以示崇獎
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
足信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之廟庭合與削去于正
人心息邪說關係不少詔黜之 戊申車駕幸太學大
成殿遂御崇化堂命祭酒曹瑒講禮記大學篇監學官
各進秩一等諸生推恩賜帛有差併以紹定三年御製
伏羲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
子道統十二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 蒙古東平萬
戶嚴忠濟請以千戶張晉亨權知東平府事東平貢賦

率倍他道迎送供億簿書獄訟日不暇給晉亨居官七年吏畏而民安之、二月辛酉蒙古主疾甚醫言脈已

絕第六皇后尼瑪察

舊作乃馬真今改

氏不知所爲召耶律楚

材問之楚材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焚惑遐舍請赦天下囚徒后卽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蒙古主少蘇因入奏蒙古主已不能言首肯之赦下是夜醫者候脈復生翌日而瘳甲子詔忠順軍副統制孫棟陞都統制仍賜金帶賞重慶之功也其餘將士第賞有差庚午給事中錢相繳大中大夫致仕易祓贈官之命以其草蘇師旦節

錢之麻也 詔以孟琪爲京西湖北路安撫制置大使

兼夔路制置大使兼本路屯田大使峽州置司 己亥

詔宰臣具慶前此罕聞史嵩之父彌忠年逾八十可除

端明殿學士仍致仕母孫氏封魏國夫人令赴行在就

養

王子喬行簡薨輟視朝諡文惠

致異宋史喬行簡本傳云行簡歷練

老成器識閱遠居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至於舉錢時吳如愚又皆當時隱逸之賢者宋史全文云行簡在相位專以商販爲急務溫台鹽商數百爲羣有士子爲詩曰知君果是調羹手傳說當年無許多二書所載優劣互異今略之

丁亥詔權禮部尚書高定子修四朝國史

寧宗實錄

三月乙巳新知廬州呂文德朝辭帝曰近

淮西諸軍冒濫虛名甚多惟游擊三萬尤甚須當揀選

己酉同知樞密院事趙以夫罷知建寧府 蒙古以
劉焜爲都總管萬戶統西京河東陝西諸軍焜入覲蒙
古主慰勞厚賜之尋命巡撫天下察民利病應州郭志
全反脅從註誤者五百餘人有司議盡戮之焜止誅其
爲首者數人餘悉從輕典 蒙古以劉敞行省事於燕
京一夏四月丙寅吏部侍郎杜範等請省試考到取應
宗子第一名崇袍附正奏名廷試從之 庚午以經筵
進讀仁皇訓典終篇講修注官各進一秩 辛未詔沂
王榮王合遵典故襲封尋以與芮嗣榮王仍赴朝參貴
謙嗣沂王 辛巳以知澧州賈似道爲太府少卿湖廣

總領財賦 五月庚寅嗣秀王師彌晉太保 己亥詔

沿江制置使兼淮西制置使別之傑任責邊防緩急假

便宐 甲辰詔與芮當日親端士畱意問學昨已增置

教授合更添一員擇清修直諒之士輪日講授朝夕規

正徽章推恩餘依諸邸體例行 甲辰行祕書郎梅杞

言內降或各緣可得帝曰亦是有例者杞曰替我仁祖

手詔謂背理覬恩負罪希貸求內降者中書樞密院執

奏毋得行此仁祖仁中勇也願陛下以爲法帝曰正欲

法此 戊申賜進士徐儼夫以下三百六十七人及第

出身 六月丙寅以旱蝗錄行在繫囚 丁丑詔喬幼

聞迨三官送撫州居住以茂國憲存畱新楮轉易取贏也。戊寅詔曰朕曩出親札申嚴賊吏之禁逾半歲矣然諸路監司有務大體而不問者有摭細故以塞責者其中飭諸路監司徧察所部州縣其有貪殘培尅者廉其實迹悉以名聞朕將重寘于罰監司庸懦不能舉職臺諫彈劾聞奏。秋七月甲辰以知婺州趙與懃常州宋慈江陰軍尹煥廣德軍康植濟糴有勞各進一秩。

庚戌詔以宗學博士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輪日赴榮邸講授。乙卯詔自今宰執臺諫侍從不許發私書求舉削諸路監司帥守立體國薦賢毋徇權要。八月丁巳

詔求遺書 己巳詔玉牒所國史實錄院長官會粹史
稿刪潤歸一祕書省長官點對日歷會要並期以十一
月終成書 徽州火削守臣鄭崇官一秩 甲申詔馬
軍司選子弟強壯者一百人補雲衛龍衛武衛三指揮
關額 蒙古伐高麗高麗屢敗乃復入貢請平蒙古主
令其王噉入朝當罷兵噉乃以其族子縛爲質于蒙古
冬十月己卯詔提舉司毋得以常平折變侵移其義
倉令項椿收仍措置上於尚書省 蒙古兵圍安豐己
亥淮東提刑余玠以舟師戰卻之 蒙古以伊囉幹齊

舊作牙刺
瓦赤今改

行省事於燕京同劉敬主管漢民公事以姚

樞爲郎中伊囉幹齊唯事貨賂分及於樞樞拒絕之因
解職去隱蘇門山初蒙古主賜敏詔曰卿之所行有司
不得與聞至是伊囉幹齊恥不得自專俾所屬誣敏以
流言敏出手詔示之乃已蒙古主聞之遣使詰問得實
罷伊囉幹齊仍令敏獨任十一月丁亥蒙古主將出

獵耶律楚材以太乙數推之亟言其不可左右皆曰不

騎射何以爲樂出田四日庚寅還至烏特古呼蘭舊名
鉏鐵

鐸胡蘭
今改山溫都爾哈瑪爾進酒蒙古主權飲極夜乃罷

翌日辛卯殂於行殿年五十六攷異元史蘇布特傳
元史蘇布特傳

於十三年乃辛丑葬起輦谷廟號太宗諡英文皇帝太

非王寅也今從紀

宗性寬恕量時度力舉無過事境內富庶旅不齋糧時

稱治平初有旨以孫實勒們

舊作失列門今改

爲嗣實勒們太

宗第四子庫春之子也至是皇后尼瑪察氏召楚材問
之楚材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先帝遺詔幸行之
后不從遂稱制於和林 蒙古塔爾海部汪世顯復入

蜀進圍成都制置使陳隆之固守彌旬誓與成都存人

部將田世顯

攷異元史作田顯今從宋史

潛送款於蒙古夜開北門

納蒙古兵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
招守將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則死爾勿降也
遂見殺城中出兵三千戰敗夔夜驅火牛突圍出奔漢

州遂爲蒙古所屠 己酉詔內地州縣官闕以見任官
兼毋得以待次及白帖人攝職 十二月丙寅太學博
士劉應起言大有爲之君常使近侍畏宰相今宰相畏
近侍使宰相畏臺諫今臺諫畏宰相願陛下官府事一
以付之中書而言官勿專用大臣所引則權一歸于公
上矣帝然之 丁卯觀文殿學士致仕余天錫卒贈太
師諡忠惠帝之得立天錫實始其事故恩禮爲優 丁
丑左司諫方來言岳珂比已罷斥乃卜居吳門茂棄君
命監察御史謝公旦又言珂創增鹽額國課益虧況倫
備言利請重鑄削詔更鑄一秩 侍御史金淵言彭大

雅貪黷殘忍蜀人銜怨罪大罰輕詔除名贛州居住

蒙古東平萬戶嚴忠濟請以宋子貞參議東平路事兼
提舉太常禮樂從之時經歷商挺亦勸忠濟興學養士
忠濟尤敬子貞聽其言子貞倫新廟學延前進士康暉
及王磐爲教官招致生徒幾百人出粟贍之俾習經藝
每季程試必親臨之齊魯儒風爲之一變 蒙古伊埒

默色

舊倫月里
麻思今改

來議和從行者七十餘人伊埒默色曰

吾與汝等奉命南下楚人多論倘遇變當死焉毋辱君
命已而馳抵淮上守將以兵脅之曰爾命在我死生頃
刻聞耳若能降官爵可立致不然必不汝貸伊埒默色

慷慨誓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反誘我以不義有死而已守將知其不可逼乃囚之長沙飛虎寨

淳祐二年

蒙古太宗皇后稱制元年

春正月丙申朔詔省刑薄征

戊戌右丞相史嵩之等進呈四朝史嵩之改校勘官高斯得所草寧宗紀於濟王及帝潛邸事妄加毀譽斯得等爭之不能得李心傳藏斯得所草題其末曰前史官

高斯得撰而已

攷異高斯得恥堂集屢言修史事然其所草寧宗紀原葉今莫可攷兩朝綱目

備要宋史全文皆以當日國史爲憑備要云皇姪邵州防禦使貴誠德譽日聞上屬意久之嘉定十七年閏八月壬辰詔宰執入禁中趣定大計丙申詔曰皇姪邵州防禦使貴誠沂靖惠王之子亦朕之猶子也聰明天賦學問日新朕意所屬俾立焉淡長之思蓋欲爲異日無窮之計也全文云嘉定十五年以上爲邵州防禦使上

性凝重寡言潔修好學坐必正席屹然如山每朝參矩
度有常見者敏容濟國公茲失德彌彰寧宗意不擇在
上入朝寧宗諦視良久由則目送之蓋已屬意於上矣
嘉定十七年寧宗歷言茲傲誕淫褻數事閏八月丁酉
詔立貴誠爲皇子此蓋即嵩之妾加毀譽欲以掩
彌遠擅廢立之迹也然萬世公論具在其可欺乎嵩之
等又進孝宗經武要略寧宗玉牒日歷會要實錄皇帝
玉牒 庚戌上淳祐重修敕令格式申明詔史嵩之等
進秩有差 壬戌別之傑入覲帝問邊境會無加備之
傑言當修復壽春又言上流之勢全在於蜀帝又問金
陵兵糧及居巢屯兵幾何之傑言金陵見屯三萬錢糧
僅給居巢所係甚重見屯不過三千週秋增戍至二萬
方足用帝竝然之 甲子軍器監兼尚書左郎官范應

於進對言宗社大計舉嘉祐紹興事帝曰兩朝自有典故非不知之但難得其人應旂言與賢與子天實爲之天若祐宋必有其人以俟采擇以游侶爲資政殿元

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尋提舉洞霄宮從所請也

蒙古后稱制崇信姦回庶政多紊溫都爾哈瑪爾以貨得政柄廷中悉畏附之耶律楚材面折廷爭言人所難言人皆危之 二月甲戌以范鍾知樞密院事兼參

知政事徐榮叟參知政事趙葵賜進士出身同知樞密

院事別之傑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攷異宋史本紀以游

侶之罷范鍾等之除授統繫於 二月甲戌今從全文分書之 己卯權兵部侍郎准

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揚州李曾伯朝辭言今若主必守之規立諭大臣明示意嚮帝曰當爲必守之規趙葵入任淮東且有規畫曾伯曰敢不循其成規 三月戊子詔沿江兩淮唇齒相依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聽沿江制置司節制 丙申詔刑部戒飭諸道帥闔邊戎司今後州縣官犯罪毋加杖責 癸卯經筵進讀孝宗聖政終篇講讀修注說書官各進一秩餘補轉賞犒有差侍御史兼侍講金淵言請明諭宰輔近臣謹選宗姓之賢德參稽仁宗孝宗之典故次第舉行 夏四月癸亥倉部郎官趙希堅言蜀自易帥之外未有他策帝曰今

日求蜀爲急朕與二三大臣無一日不議蜀事孟琪亦
欲竭力向前希堅曰當擇威望素著之人當夔峽要害
建一大閘帝曰重慶城堅恐自可守希堅曰重慶在夔
峽之上敵若長驅南下雖城堅如鐵何求東南之危帝
然之 詔明堂大禮惟祀神儀物諸軍賞給依舊制外
其乘輿服御中外大費竝從省約 丙子考功郎劉漢
弼言吏部考功條法十六事帝曰當付外施行 五月
甲午知梧州趙時學陞辭言吳玠守蜀三關今胥失之
固宐成都難守帝曰嘉定可守否時學曰若論形勢當
守重慶帝曰若守重慶成都一路便虛時學曰重慶亦

重地可以上接利閭下應歸峽 己亥淮東安撫制置
副使余玠入奏言事無大小須是務實又言方今世胄
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卽戎則指之爲粗人斥
之爲曾伍願陛下視文武爲一勿令偏重偏則必激非
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 蒙
古兵破遂寧濫州乙巳卽官龔基先入對言上流事帝
曰上流可憂基先言施夔國之門戶蕩無關防存亾所
係豈可不慮帝曰屯田今歲如何基先曰屯田有名無
實牛種旣貴軍耕又惰所收不償所費 丁未右正言
劉晉之言蜀禍五六年閒歷三四制臣無地屯駐獨彭

大雅城渝爲蜀根本不然蜀事去矣今宐于重慶立閭
庶可運掉諸戍願早定至計料簡遺臣俾往經理則蜀
可爲也 戊申知建寧府吳潛奪職以臺諫論之也

己酉以趙葵爲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六
月壬子朔徐榮叟乞歸田里從之 甲寅倉部郎官李
鋤請廣求備禦之方帝曰去歲蜀事入壞今當如何鋤
曰陳隆之因成邠城故基增築未爲非是第功力苟且
識者逆知其難守臣嘗問其方略但云誓與城存亾而
己未幾爲田世顯所賣城門夜開隆之駭焉帝頓蹙久
之 以余玠權工部侍郎四川宣諭使應事干機速許

同制臣公共措置先行後奏尋詔四川官吏軍民等悉
條陳大計以聞 以久雨詔決中外繫囚 癸亥參知
政事徐榮叟罷爲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丙寅
錄行在繫囚 以別之傑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
事翰林學士知制誥高定子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權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杜範爲端明殿學士簽
書樞密院事範旣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
悉抗言無隱情史嵩之外事實容心實忘之 戊寅詔
淮西制置大使司出十七界楮幣十萬米二萬斛令安
豐軍修武備 是月積雨浙西大水 秋七月丙申余

玠陸辭言外攘本於內修帝曰今日之事不必問敵運
衰與不衰但自靠實理會治內規摹玠曰聖諭及此宗
社生靈之福帝曰卿前所言靠實工夫玩之有味此去
必能見之行事卿宜務忠實以革欺誕施威信以戢潰
衄廣惠愛以撫流移當爲四蜀經久之謀勿爲一時支
吾之計 是月常潤建康大水兩淮尤甚 蒙古萬戶
張柔自五河口渡淮攻揚滁和蕭淮東忠勇軍統領王
溫等二十四人戰于天長縣東皆沒 八月辛亥朔詔
戶部申嚴州縣增收苗米斛面之弊 丁巳以祕書省
正字陳南一國子正胡良竝兼內學小教授 辛酉進

知夔州趙武官二秩將佐王信等各轉一資酬夔城版築之勞也 丁卯詔出封樁庫十七界楮幣十萬賑紹興處婺水滂之民 丁丑殿中侍御史漢斗南言浙四郡民生蕩析乞撫集流離蠲減秋賦從之 九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癸未詔進納入官犯贓人永不許注授 辛卯大饗于明堂大赦 丙申詔六曹館學寺監院轄倉庫務場官長官將所管錢穀貨幣器用圖書覈實載籍上之于朝副在宥司長闕則次官任責遷擢報罷竝如外官交承例聯銜申省仍令御史臺覺察 冬十月癸丑敕令所言臣寮世賞不許奏異姓著爲令甲寅

進史嵩之永國公 蒙古攻通州守臣杜霆載其私帑
渡江遁乙丑城破蒙古屠其民 十一月辛卯詔諭兩
淮節制李曾伯無以通州被兵之故不安厥職其督勵
諸將勉圖後效 甲申詔軍功補授人願就鄉舉者聽

辛卯詔實錄院修孝宗光宗寧宗御集 戊戌雷

己亥日南至雷電交倫詔避殿減膳 癸卯詔決中外

繫囚 甲辰先給諸軍雪寒錢出戍者倍之 乙巳調

三衙大理寺臨安府及屬縣點檢贍軍犒賞酒所贓賞
錢 丁未詔曰比者陰陽失和冬令常燠日至之日雷
乃發聲朕甚懼焉內而卿士師尹外而牧監伍參各

薛忠嘉無有所隱輔朕不逮 十二月己未詔杜霆追
毀出身文字羈管南雄州以通州士庶訴其誤民棄土
之罪也 辛酉以儒林郎鍾宏辭除太學博士乞致仕
養母詔特改京官秩奉祠以獎孝行 癸亥蒙古兵連
攻敘州帳前都統楊大全戰死 丙寅以京湖安撫制
置大使孟琪爲四川安撫使兼知夔州同知樞密院事
別之傑爲資政殿大學士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同
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趙葵福建安撫使兼知福
州資政殿學士趙與權知温州權工部侍郎四川宣諭
使余玠權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

丁卯詔余玠任責全蜀應軍行調度權許便宜施行
庚午詔以許浦水軍都統制劉虎爲和州防禦使旌五
河捍禦之勞也

淳祐三年

蒙古太宗皇帝
后稱制二年

春正月戊寅朔高定子兼參知

政事 癸未起居郎兼祕書監項容孫言迺者求言請
如建隆故事集官參詳書于方策關君德者上之禁中
關時政者寘之都省關民事者頒之郡國詔類送後省
看詳 癸巳以湖南安撫司奏東安寇平永州通判鄧
均進一秩餘官補轉贈卹及官其子各有差 甲午詔
嗣榮王與芮恩數視嗣秀王師彌 丙午以呂文德爲

福州觀察使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總統兩淮軍馬

蒙古張柔分遣部下將十人屯田于襄城 二月己酉

詔准西提舉制置司參謀官趙希靜准西總管聶斌等各進一秩以淮東西制置司言其兩淮戰守之勞也

甲子詔進安豐軍守臣王福二秩廬州路鈐吳仁等一秩旌修築城壁之勞也 三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蒙

古兵破資州 庚寅同簽書樞密院事杜範乞歸田里

詔不許 丁酉詔進池州都統制何舜臣一秩旌部領

舟師策應通泰之勞也 辛丑詔知招信軍趙東奪三

秩罷以淮東制司言其撫馭失宐也 蒙古入蜀汪世

顯之功居多至是皇子庫端承制拜世顯便宜總帥統
秦鞏等二十餘軍州事尋卒子德臣代爲總帥將兵從
入蜀 夏四月癸丑以閣門宣贊舍人兼淮西路鈐王
杰閣門祇候前江東路鈐李季質往馬帥王鑑軍前議
事遇敵戰死贈官有差仍各官其二子。乙卯詔進嘉
定守臣程立之一官以成都提刑宇文峒言其守城之
勞也 丁巳詔以經筵進講尚書終篇講讀說書修注
官各進一秩 甲戌殿中侍御史項容孫言知嚴州李
彌高趙與汶侵取酒息獨衛湜一無所私有旨獎廉黜
貪今日先務彌高與汶各奪官一秩湜進職二等 甲

申以御前軍器所隸于軍器監 丙戌詔贈閣門宣贊
舍人楊大全武節大夫眉州防禦使仍官其二子以四
川制司言其力戰而死也 五月蒙古耶律楚材奏熒
惑犯房當有驚擾然訖無事居無何用兵事起皇后遂
令授甲選心腹臣至欲西遷以避之楚材進曰朝廷天
下根本根本一搖天下將亂臣觀天道必無患也後數
日乃定 蒙古后信任溫都爾哈瑪爾付以御寶空紙
使自書填行之耶律楚材諫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
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俄有旨凡溫都爾
哈瑪爾所建白令史不爲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

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
不可行死且不避況截手乎后不悅楚材辨論不已因
大聲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二十餘年無負於國皇后亦
豈能無罪殺臣也后雖憾之亦以先朝舊勳淡敬憚焉
六月庚戌大理少卿蔡仲龍言勅建小學須早爲權
宜之計以係天下之心又言本朝用刑平恕而未享繼
嗣之慶意宦官太多仁宗嘉祐中詔內臣權罷進養子
宜取法行之 戊午資政殿學士知溫州趙與權請廢
併諸寨增置鎮海寨兵以備倉猝從之 戊辰太白晝
見 庚午大理寺鞠前嘉定知縣旨枹尉趙與齊等賊

狀獄成旨梟與芥除名勒停梟一千里羈管與芥五百里居住 甲戌錄行在繫囚 令知濠州兼淮西提刑徐敬子經理亳州 秋七月甲申詔進無爲軍守臣戴埴一秩以沿江制置使杜杲言其守邊固圉之功也

四川制置司言蒙古攻大安軍忠義副總管楊世安守魚孔隘孤壘不降有特立之操可任邊防詔以世安就知大安軍 癸巳詔摘京湖沿江制司兵置殿司策應

軍屯京口 八月辛亥詔戶部申嚴州縣納苗多取之

禁 戊午令福建安撫司照沿海例團結福泉漳興化民船以備分番遣戍從帥臣項寅孫請也癸亥以寅孫

言併福州延祥菽蘆二寨置武濟水軍摘本州廂禁習
水者補充凡一千五百人 壬午詔申嚴郡縣社倉科
配之禁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一

宋紀一百七十一

起昭陽軍閏九月盡柔兆
敦牂六月凡二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

淳祐三年

蒙古太宗皇
后稱制二年

九月丁未工部郎官兼樞密院

編修官趙希漈言安豐廬濠風寒最甚三州安則淮甸

無虞江面奠枕帝曰安豐最緊希漈云欲固安豐須復

壽春帝然之 癸未從京湖制置大使孟珙之請令淮

東制置使李曾伯謁高郵軍及其屬部州縣勸募牛租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一

是秋蒙古察罕奏令萬戶張柔總諸軍鎮杞初河決於汴西南入陳留分而爲三杞居其中潭南師恃舟楫之利山毫泗以窺汴洛柔乃即故杞之東西中三山順殺水勢築連城結浮梁爲進戰退耕之計守禦以固

先是知婺州陳康熹奏事請舉嚴父配天之典久未決將佺少監韓祥進講復言之冬十月甲午禮寺議請奉寧宗陞陪太祖太宗將來明堂三后竝配令條具禮制以聞十一月乙巳詔直保文閣王定素履平實直寶謨閣葉武子雅資恬退皆挂冠日久年德俱高其以定爲祕閣修撰武子直龍圖閣乙卯令潮州守臣節制

擢鋒軍分屯軍馬 乙未調大理寺三衙臨安府縣點
檢贍軍犒賞酒庫所贓賞錢 令廣東提刑節制韶州
擢鋒軍 壬戌雪給行在諸軍錢出戍者倍之 甲子
樞密院編修官兼權都官何式言蜀事帝曰正好乘暇
偷工夫時方倚任余玠故言及之先是蜀中財賦入戶
部三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二千五百餘萬
緡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自寶慶三年失關外端平三
年蜀地殘破所存州縣無幾國用益窘十六年間凡授
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副使四人或老或暫或
庸或貪或慘刻繆戾或遙領而不至或生隙而罕謀兩

川民不聊生監司戎將各專號令蜀日益壞及余玠至
大更弊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於府之左供張一如帥
所居下令曰集眾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士
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於所在州
縣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豪傑之士趣期立事
今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
用隨才而任不可用亦厚遣謝之播州冉璉及弟璞有
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聞帥辟召皆不至聞玠賢兄弟
相率詣謁玠賓禮之館穀加厚居數月無所言玠乃更
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惟對

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郭之形起則漫去如是者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勝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遂不謀於眾密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璫爲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爲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誼然以爲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碁布星分爲諸郡治所又移金州兵於大獲以護蜀

口移沔州兵於青居興州兵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
其備內水移利州兵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
聯絡屯兵聚糧爲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玠又倫經
理四蜀圖以進曰幸假十年手挈四蜀之地還之朝廷
然後歸老山林臣之願也

致異姚牧庵集李忠宣行狀云宋臣余玠議棄平土即雲

頂運山大獲得漢白帝釣魚青居苦竹築壘移成都蓬
閬洋夔合順慶隆慶入府州治其上號爲八柱不戰而
自守矣感蜀之本實張於斯蜀自徙城釣魚之後元人
屢攻不能下則玠之徒城不可謂非良策玠屢出師興
元非不戰而自守者也行狀所載

十二月丁丑沿江

制置副使司言屯田倍收官屬文慶洪等推賞有差
己丑史嵩之五請祠不允時黃濤劉應起等俱上書論

嵩之姦淡擅權帝皆不聽而言者益眾 丙申以嚴寒
再給諸軍薪炭錢 辛丑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總制
兩淮軍馬呂文德以汴濠膠淄勞績進秩四等

淳祐四年

蒙古太宗皇
后稱制三年

春正月壬寅朔詔曰上天助順

敵國乖離正當廣推恩信以繫人心厚根本以俟機會
咨爾專閫之臣分麾總戎之將繼自今必安集流民俾
得復舊招收逋將俾得自新毋擅興廢毋殺毋辜使中
原遺黎有更生之望時聞蒙古后稱制人心不服故下
此詔 御製訓廉謹刑二銘戒飭中外 以李鳴復參
知政事杜範同知樞密院事以權刑部尚書兼給事中

劉伯正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範不屑與鳴復
其政乞去帝畱之太學諸生亦上書畱範而斥鳴復并
斥史嵩之嵩之益恚 丁巳侍御史劉晉之王瓚監察

御史趙倫呂午承史嵩之風旨竝論李鳴復杜範於是
鳴復範竝除郡 戊午樞密院言四川帥臣余玠大小
三十六戰多有勞效宜第功行賞詔玠趣上立功將士
姓名等第即與推恩 己未朝獻景靈宮 以劉伯正

兼權參知政事尋兼同提舉編修敕令 庚申以余玠
兼四川屯田使 初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
自漢州敗歸益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用

非法刑脅取金帛稍不遂意即殺之民不堪命余玠至嘉定夔率所部兵迎謁纔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玠自若徐命吏班賞夔退語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欲誅夔患其握重兵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一舉足西蜀危矣夔在蜀雖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吳氏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根本益固一旦曦爲叛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况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曦

之逆心縱兵殘民奴視同列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
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眾夔
甫出而新將已單騎入營將士皆錯愕相顧不知所爲
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聽命夔至玠斬之薦成爲文
州刺史 二月癸酉出封樁庫十七界楮幣各十萬付
京湖四川兩淮制置司收瘞頻年交兵遺骸 丁酉壽
昌飛虎軍統制鄭大成追三官以其出戍涪州不戰以
致棄城也 三月壬寅詔以杜範辭免新除依舊職提
舉洞霄宮 甲寅經筵進講論語終編己未賜宰執講
讀侍立官燕子祕書省仍進講讀侍立官一秩 以吏

部尚書兼給事中金淵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
事尋差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 夏四月壬午詔兩浙
漕司下屬部郡邑將今年夏稅折帛之半令民間以楮
幣準錢供輸 詔壽春受圍將士勤勞各補轉三官資
出封樁庫十七界楮幣百萬給犒俟圍解日仍與優賞
又令江東漕司撥寄樁十七界楮幣二十萬犒安豐策
應將士 丁亥以淮東制司言權總管王德等隨王鑑
撫定山城有勞詔進德二秩餘補轉給犒有差 五月
乙巳以淮東制臣言副總管兼知海州周岱左武衛大
將軍湯孝信直擣山東膠密之功竝于遙郡上進一秩

庚戌詔知瀘州曹致大帶行遙郡刺史以四川制臣
余玠言其包砌神臂山城之功也 戊午蒙古兵圍壽
春呂文德帥水陸諸軍禦之 詔江東漕司撥寄椿十
七界楮幣百萬付淮東西制置司犒水陸應援立功將
士 癸亥以鄒應龍薨輟視朝一日尋贈少保 蒙古
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朝政日非憂憤成疾是月薨旋有
譖楚材者言其在相位日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皇后
遣人覆視之唯琴阮十餘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十卷
乃止楚材博極羣書旁通天文術數居官以匡國濟民
爲己任羣臣無與爲比後追封廣寧王諡文正 六月

庚午朔以余玠言沔州都統制權遂寧府雲拱因成都之擾殺奪民財襲劫龍石泉郡印權知潼川府張涓敘軍無紀殺掠平民詔竝追毀勒停拱竄瓊州涓昭州

以呂文德兼淮西招撫使兼知濠州節制濠豐壽亳州軍 癸酉詔王福暫屯揚州同共措置秋防 乙亥賜

進士畱夢炎以下四百二十四人及第出身 詔安豐

軍策應解壽春圍將士補官資有差又詔壽春受圍將士有全城卻敵之功先立賞格令淮東西制司從實保明補轉又以淮東制司言先來海道立功將士亦補轉有差 丙戌知樞密院事范鍾乞歸田里詔不許 蒙

古以楊惟中爲中書令惟中有膽略先爲太宗所器奉

使西域二十餘國宣暢國威敷布政條俾籍戶口屬吏

太宗益欲大用之及南伐命於軍前行中書省惟中益

嗜學有濟世志至是以一相領省事

致異元史宰相年表於世祖以前闕

之楊惟中傳書其拜中書令而不繫以年以事理推之蓋惟中代耶律楚材爲中書令也故傳云太后稱制惟中以一相負任天下今酌書之

秋七月辛丑分命刑部尚書監察御

史卿監郎官錄臨安并屬縣三衙兩廂繫囚 壬子詔

沿淮失業強壯之人置武勝軍五千人從淮西安撫副

使王鑑請也 甲子詔項安世正學直節先朝名儒可

特贈集英殿修撰 八月癸未詔戶部申嚴州縣受租

苛取之禁諸路漕臣察其違者劾之 九月癸卯右丞相史嵩之以父彌忠病告假乙巳彌忠卒丙午起復嵩之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臣聞君親等天地忠孝無古今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而可以望其忠也宰我問三年之喪而日期可已矣其意欲以期年之近易三年之喪夫子猶以不仁斥之未聞有聞父母垂亾之病而不之問聞父母已亾之訃而不知奔有人心天理者固如是乎是不特無三年之喪於其父母且無一日之愛於其父母矣宰予得罪於聖門而若人者

則又宰子之罪人也且起復之說聖經所無而權宜變
禮衰世始有之我朝大臣若富弼一身佩社稷安危進
退係天下重輕所謂國家重臣不可一日無者也起復
之詔凡五遣使弼以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卒不從
命天下至今誦焉至若鄭居中王黼輩頑忍無恥固持
祿位甘心起復絕滅天理卒以釀成靖康之禍往事可
覆也彼嵩之何人哉心術回邪蹤迹詭秘曩者開督府
以和議墮將士心以厚貲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以
爲私黨奪天下之利權以歸私室蓄謀積累險不可測
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在朝廷一歲則貽一歲之

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亟也嵩之亾父以速嵩之
之去中外方以爲快而陛下起復之命已下矣陛下姑
曰大臣之去不可不畱也嵩之不天聞訃不行乃徘徊
數日率引姦邪布置要地弭縫貴戚買屬貂璫轉移上
心夤緣御筆必得起復之禮然後徐徐引去大臣佐天
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于大臣是率天下而爲無父之
國矣鼎錯尙有耳嵩之豈不聞富弼不受起復之事而
乃忍爲鄭居中王黼輩之所爲耶且陛下所以起復嵩
之者爲其折衝萬里之才與嵩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
徒有劫制朝廷之術彼國內亂骨肉相殘天使之也嵩

之貪天之功以欺陛下其意以爲三邊雲擾非我不足
以制彼也殊不知敵情叵測非嵩之之所能制嵩之徒
欲挾制敵之名以制陛下爾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謂
其有經理財用之才與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徒有
私自封殖之計且國之利源鹽筴爲重今鈔法數更利
之歸於國者十無一二而歛之於私帑者已無遺算國
家之土壤日削而嵩之之田宅日廣國家之帑藏日虛
而嵩之之囊橐日厚陛下眷留嵩之將以利吾國也殊
不知適以貽吾國無窮之害爾嵩之敢於無忌憚而經
營起復爲有彌遠故智可以效尤然彌遠所器者庶母

也嵩之所器者父也彌遠奔器而後起復嵩之起復之
後而始奔器以彌遠之貪墨固位猶有顧籍丁艱于嘉
定元年十一月之戊午起復于次年五月之丙申未有
如嵩之之匿器罔上殄滅天常如此其慘也且嵩之之
爲計亦姦矣自入相以來固知二親耄矣旦夕圖惟先
爲起復張本近畿總餉本不乏人而起復未卒哭之馬
光祖京口守臣豈無勝任而起復未終器之許堪故里
巷爲十七字之謠曰光祖做總領許堪爲節制丞相要
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姦陛下獨不知之
乎臺諫不敢言臺諫嵩之爪牙也給舍不敢言給舍嵩

之腹心也侍從不敢言侍從高之肘腋也執政不敢言執政嵩之羽翼也嵩之當五內分裂之時擢姦臣以司喉舌謂其必無陽城毀麻之事也植私當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惠卿反噬之虞也自古大臣席寵怙勢至于三世未有不亾人之國者漢之王氏魏之司馬是也史氏秉鈞今三世矣軍旅將校惟知有史氏天下士大夫惟知有史氏而陛下之左右前後亦惟知有史氏陛下之勢孤立於上甚可懼也天欲去之而陛下畱之堂堂中國豈無君子獨信一小人而不悟是陛下欲藝祖三百年之天下壞於史氏之手而後已麻制有曰趙普當乾

德開創之初勝非在紹興艱難之際皆從變禮迄定武
功夫礙人必于其倫曾于姦浚之嵩之而可與趙普諸
賢同日語耶臣愚所謂擢姦臣以司喉舌者其驗也麻
制又有曰謀諗憤兵之聚邊傳哨騎之馳況秋高而馬
肥近冬寒而地凜方嵩之虎踞相位之時諱言邊事通
州失守至逾月而後聞壽春有警至危急而後告今圖
起復乃密諭詞臣昌言邊警張皇事勢以恐陛下蓋欲
行其劫制之謀耳臣愚所謂擢姦臣以司喉舌者又其
驗也切觀嵩之自爲宰相動欲守法至于身乃佚蕩于
禮法之外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于不孝若以法繩

之雖加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况復置諸巖巖具瞻之位其何以訓天下後世耶臣等與嵩之本無宿怨私忿所以爭進闕下爲陛下言者亦欲挈綱常于日月重名教于泰山使天下後世爲人臣人子者死忠死孝以全立身之大節而已孟軻有言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臣等久被教育此而不言則人倫掃地矣惟陛下裁之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寔等三十四人建昌軍學教授盧鉞相繼上書切諫皆不報范鍾劉伯正惡京學生言事謂皆游士鼓倡之諷臨安尹趙與憲逐游

士諸生聞之益不平。倫捲堂文與憲，遂盡削游士籍。已未，將倫監徐元杰言史嵩之起復，士論紛然。宣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云：「正論是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之脈。」元杰又乞引去。帝曰：「經筵正賴卿規益，以何事而引去？」

乙丑雷。冬十月辛未，詔曰：「朕德弗類，無以格陰陽之和，迺秋冬之交，雷電交至，天威震動，咎證非虛，甚可畏也。今朕避正殿，減常膳，方將反觀內省，回皇天之怒，可不博覽兼聽，盡羣下之心，應中外臣寮各指陳闕失，毋有所隱。朕將親覽博采，忠讜見之，施行以昭應天之。」

實 壬申以范鍾參知政事劉伯正簽書樞密院事金
淵乞罷不許 以強再興添差成都府路馬步軍副總
管兼知懷安軍節制戍兵 甲戌令慶元府守臣趙倫
趣史嵩之赴闕 己丑出右諫議大夫劉晉之殿中侍
御史王瓚監察御史龔基先胡清獻除劉漢弼爲右司
諫帝欲夏新庶政故有是命庚寅漢弼遷侍御史 壬
辰詔起杜範游侶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自此羣賢率被
錄用 甲午詔臺諫耳目之寄若稽舊章悉由親擢自
今不許大臣薦進 殿中侍御史鄭采言宰相非百官
比豈容久虛切恐中書之地預設猜防搢紳之徒各懷

向背帝曰所奏雖切情事進退大臣豈容輕易 侍御
史劉漢弼言金淵尸位妨賢罷政馬光祖貪榮忘親罷
江西運判新命勒令追服又言臺諫彈擊論列乞非時
入奏從之 十一月辛丑詔趣游侶杜範赴闕 壬寅
召玉伯大趙以夫徐鹿卿 癸卯詔奪前禮部侍郎劉
晉之一官罷祠以監察御史孫起予言其懷利失志也
乙巳以劉漢弼言罷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王德明
以王福代之 丙午以程公許爲起居郎兼直學士院
丁未再趣游侶杜範供職 戊申雷 庚戌召陳韡
李心傳 丁巳以陳韡爲兵部尚書李心傳權刑禮部

尚書兼給事中王伯大權吏部尚書兼中書舍人趙以夫權刑部侍郎 戊午以禱雪出封樁庫十八界楮幣二十萬賑臨安細民犒三衙諸軍亦如之 庚申詔釋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并兩浙路州縣杖以下繫囚 辛酉以雪寒給諸軍錢出戍者倍之 劉漢弼密奏曰自古未有一日無宰相之朝今虛相位已三月願奮發英斷拔去陰邪庶可轉危爲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臣聞富弼之起復止於五請蔣芾之起復止於三請今史嵩之已六請矣願聽其終器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十二月庚午聽史嵩

之終器 以范鍾爲左丞相杜範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游侶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劉伯正參知政事簽書
樞密院事 杜範首上五事曰正治本政事當常出於
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柄曰肅宮闈當嚴內外之限使
宮府一體曰擇人才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其職毋
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如文臣貼職武臣閣衛不
當爲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
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樁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鹽
筴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請早定國本以安
人心 壬申以趙葵同知樞密院事

攷異宋史作甲戌
今從宋史全文作

王申蔡言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略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收養剛正者持風憲爲官擇人不爲人擇官用之旣當任之旣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又請亟與宰臣講求規畫凡有關於宗社安危治亂之大計者條具以聞審其所先後緩急以圖籌策則治功可成外患不足慮以四川安撫使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有急將若之何珙往則彼擣吾虛不往則誰實捍患識者是之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

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卽至城外自城以
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有限隔乃修復內隘十有一
別倫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
入江乃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爲一
隨其高下爲櫃蓄洩三百里閒渺然巨浸土木之功百
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 癸酉詔曰朕望道未見
閔時多艱與予共治之臣鋼于謀身之習有官守者以
謀身而失其守有言責者以謀身而失其言各懷患得
患失之私安有立政立事之志致天工之多曠宜國步
之未夷今朕躬攬權綱首嚴訓迪凡聯事而合治各滌

卷之三十一 三

慮以洗心毋懷私恩毋萌私念毋植私計毋締私交三
事大夫以朝廷未尊為己愆士氣未振為己恥守令以
民俗未裕為己責將帥以邊疆未謐為己憂主爾忘身
國爾忘家以共圖內安外寧之效則予汝嘉其或不恭
邦有常憲帝一新吏治故有是詔致墨宋史本紀倫庚午詔成飭今從宋史
全文倫 蒙古諸王呼必賚舊倫忽必烈今改 圖壘舊倫施雷今改 第
四子也思大有為於天下訪求賢才虛己咨詢先是懷
仁趙璧侍藩邸為呼必賚所信任呼以秀才而不名董
文用俊之子也主文書講說帳中因命馳驛四方聘名
士時肥鄉竇默以經術教授於鄉遣文用召之默變姓

名以自晦文川俾其友人往見而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三綱五常爲對呼必賚曰人道之端孰大於此失此則無以立於世矣默又言帝王之道在正心誠意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呼必賚淡契其言敬待加禮不令暫去左右默薦姚樞呼必賚遣趙璧召之間其至大喜待以客禮樞爲治道書數千言首陳二帝三王之道以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列救時之弊爲條三十各疏其弛張之方于下本末兼該呼必賚奇其才動必召問金之亾也左右

司郎中王鶚將就戮蒙古萬戶張柔見而異之釋其縛
輦歸館於保州呼必賚遣使聘之及至使者數輩迎勞
召對請講孝經書易及齊家治國之道古今事物之變
每夜分乃罷呼必賚曰我雖未能卽行汝言安知異日
不能行之耶鶚旋乞還賜之馬仍命近侍庫庫舊倫闕
柴楨等五人從之學刑臺劉侃少爲令史居常鬱鬱不
樂一日投筆歎曰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其志安
能汨沒爲刀筆吏乎卽棄去隱武安山中旋爲僧名子
聰游雲中居南唐寺時僧海雲赴呼必賚之召過雲中
聞其博學多才藝邀與俱行旣入見應對契意屢有詢

問子聰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旁通天文律算三式之屬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呼必賚大愛之海雲歸子聰遂留藩邸

淳祐五年

象古太宗皇帝
后稱制四年

春正月丁酉朔詔曰國家以仁

立國其待士大夫尤過於厚臺諫乃因得言而釋私憾
撫細微而遺巨姦遷謫降黜或出非辜其令三省將見
在謫籍人斟酌放令自便追奪停罷亦與酌情牽復其
貪酷害民公議弗容者不拘此旨又詔邊將興師河南
之境鋒鏑所接寧免瘡痍中原遺民皆祖宗赤子朕甚
痛之自今邊臣各謹守封疆毋先事首戎益務綏懷大

布恩信以副朕兼愛南北之意 己酉雷庚戌避正殿

減膳詔中外指陳闕失 乙卯劉伯正罷以監察御史

孫起子言其隱默充位也詔以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李

性傳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召

提舉鴻慶宮李韶權禮部尚書入見疏曰陛下改畀政

權竝進時望天下孰不延頸以覩大治臣竊窺之恐猶

前日也君子小人倫類不同惟不計近功不隱小利然

後君子有以自見不惡聞過不諱直言然後小人無以

自託不然治亂安危反覆手爾今土地日蹙人民器敗

兵財止有此數旦旦而理之不過椎剝州縣朘削里閭

就使韓白復生桑孔繼出能爲陛下強兵理財何補治
亂安危之數况議論紛然賢者不冒苟容而去不肖者
反因是以媒其身此君子小人進退機括所係何不思
之甚也聞之道路德音每下昆蟲草木咸被潤澤恩獨
不及一朽齒威斷一出公卿大夫莫敢後先令獨不行
於一老媪大小之臣積勞受齎皆得以延於世而國儲
君副社稷所賴以靈長獨不早計而預定何耶又疏乞
歸不許擢翰林學士 二月戊辰詔貽罷科糴但令依
時輸納量革吏姦使民樂輸此後仰常切遵守永無科
糴犯者以違制論 甲戌呂文德敗蒙古兵於五河復

其城詔進二秩 壬辰太白晝見經天 三月庚子以
殿中侍御史鄭寀言命有司舉行溫大雅程以升吳淇
徐敏子納賄之罪仍降詔曰時方多事念未能蠲租減
賦而吏之不良乃肆貪虐或有前期預借或抑配重催
或斛面取贏或厚價抑納腹毒害民朕深憫焉可令監
司常切覺察務蘇疾苦而消愁歎倘隱而不聞公論所
指必罰無赦 甲辰右曹郎中吳中良進對言鹽楮事
帝曰鹽楮誠今日急務中良曰舊行官販商賈坐廢近
日罷官販還客販然尚恐貼納太多商賈未便願與大
臣熟議 出十七界楮幣百萬下淮東犒水陸戰守諸

軍 王子禁淫祀 癸丑殿中侍御史鄭寀請括淳祐
初所辦糴本鹽可以資糴又省括楮從之 丁巳刑部
侍郎趙以夫入見言國本帝曰此事實不可緩以夫曰
臣編類仁宗高宗兩朝定儲本末具載諫疏及舉行次
第庶幾成憲昭然可以早定大計 己未駕部郎官江
萬里言端平更新因及元祐更役法事帝曰祇因太驟
耳萬里對曰君子祇知有是非不知有利害帝曰元祐
君子亦自相攻萬里曰此小人所以得乘閒而入今收
召未多恐元氣不壯無以勝邪氣全在陛下把握耳前
者端平之初把握不定故改更不過如紹聖耳今第二

番把握不定更無復新之日矣帝首旨萬里又言二相
遐邇太過中外皆無精采帝復旨之 辛酉詔陳畏葉
武子年高德粹請還可嘉其以畏爲集英殿修撰武子
祕閣修撰 以劉伯正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權吏部侍郎王伯大入對言史嵩之獨相時鄭起潛僕
斗南專失人心帝曰數人佗爾許刻薄事伯大又言國
本帝曰朕置小學正爲此 夏四月癸未以呂文德爲
樞密副使依舊淮西招撫使知濠州 丙戌詔劉虎蕭
均趙邦求夏臯各進一秩賞清河漣泗招信捍禦之勞
也命呂文德依舊節制濠豐壽宿亳等郡軍馬 杜範

以觀文殿學士致仕丁亥範薨範清修苦節室廬僅蔽
風雨身若不勝衣至臨大節則賁育不能奪尋贈少傅
諡清獻 戊子詔李會伯余玠董槐孟珙王鑑職事修
舉加會伯奎章閣直學士槐進秩琪鑑進二秩竝因其
任 五月丁未趙葵言諸處江防極爲疎陋請下沿江
制司及副司江南江西帥司湖廣總所兩浙漕司許浦
水軍司共造輕捷戰船舫置遊擊軍強壯三萬人分布
新船以備緩急從之 詔太常少卿王萬立朝譽諤古
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遺清家貧母老朕甚念之特贈
集英殿修撰仍撥賜官田五百畝封椿庫十八界楮幣

五千貫以贍其家 六月丙寅以旱決中外繫囚 甲

申左司諫謝方叔請早定國本仍錄進司馬光范鎮建

議始末帝嘉納 丙戌兵部侍郎徐元杰暴卒史嵩之

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及杜範入朝復延元杰議政

多所裨益會元杰將入對先一日謁范鍾歸熱大伦夜

四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管小人

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于蠻煙瘴雨之鄉今蠻煙瘴雨

不在嶺外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鞫治然獄迄無成

改

癸辛雜識云嵩之之起復也匠監徐元杰攻之甚力遂
除起居舍人國子祭酒仍攝行西掖事未幾暴亡或以
爲嵩之毒之而死俾其妻申省以爲口鼻拆裂血流而
腹脹色變青黑兩臂皆起黑泡面如斗大其形似鬼欲

乞朝廷主盟與之伸冤侍御鄭宗率臺諫共爲一疏少
司成陳振孫察官江萬里並有疏遂將醫官人從廚子
置獄令鄭宗督之竟不得其情止以十數輩斷遣而已
又云黃濤除宗正少卿疏言元杰止是中暑之證非中
毒也元杰之子直諒投匭叩關力辨濤遂被劾漢弼亦
劾云是元杰之死當時已有兩說今從宋史劉漢弼亦
毋以姦邪未盡屏汰爲慮先以腫疾暴卒太學生蔡德
潤等七十三人叩閣上書訟冤時杜範八相八十日卒
漢弼元杰相繼暴亾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筯
者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以書諫嵩之曰伯父秉天下之
大政必能辦天下之大事膺天下之大任必能成天下
之大功比所行漸不克終用人之法不待薦舉而改官
者有之譴責未幾而旋蒙敘理者有之丁艱未幾遽被

起復者有之借曰有非常之才有不次之除醲恩異賞所以收拾人才而不知斯人者果能運籌帷幄獻六奇之策而得之乎抑亦獻賂幕賓而得之乎果能馳身鞍馬竭一戰之勇而得之乎抑亦效顰奴僕而得之乎徒聞苞苴公行政出多門便嬖私昵狼狽萬狀祖宗格法至今日而壞極矣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匱於應辦輦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一則曰督府二則曰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者川蜀不守議者多歸遐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敵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維揚則有范葵廬江則有杜

伯虎金陵則有別之傑爲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勢之地
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鎮荆襄不此之圖盡
捐藩籬深入堂奧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安矣其如天
下蒼生何是以飢民叛將乘虛擣危侵軼於沅湘搖蕩
於鼎澧蓋江陵之勢苟孤則武昌之勢未易守荊州之
路稍警則江浙諸路焉得高枕而臥況殺降失信則前
日徹疆之計不可復用矣內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
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特几上之肉耳宋室
南渡之疆土惡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蓋早爲之圖上
以寬九重宵旰之憂下以慰雙親朝夕之望不然師老

財殫續用不成主愛臣辱公論不容萬一不畏強禦之士繩以春秋之法聲以討罪不效之咎當此之時雖優游菽水之養其可得乎異日國史載之不得齒於趙普開國勳臣之列而乃廁於蔡京誤國亂臣之徒遺臭萬年果何面目見我祖於地下乎爲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羣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轍戮力王事庶幾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其見失而不知救視非而不知革薰猶同器駑驥同櫪天下大勢駸駸日趨於危亾之域矣伯父與璟卿親猶父子也伯父無以少年而忽之則吾族幸甚天下生靈幸甚我社稷幸甚居無何

璟卿暴卒相傳嵩之致壽云 范鍾進召試館職二人
帝思徐霖之忠親去其一易霖名及試則曰人主無自
強之心大臣有患失之心故元良未建凶邪未竄擢祕
書省正字鍾所以不敢舉霖畏嵩之復出也 秋七月
癸巳朔日有食之 甲午避殿減膳訓飭近臣 辛丑
以常潤大旱命有司舉行卹政 乙巳出封樁庫楮幣
賑臨安細民 己酉詔劉伯正金淵落職罷祠從監察
御史劉應起之言也 庚戌進鄭清之爲少傅 乙卯
詔徐元杰鳴陽之鳳劉漢弼觸邪之豸天不憖遺奪我
忠臣漢弼母老元杰子弱一貧皆同朕甚憫之各賜官

田五百畝新楮五千緡以見朕懷賢不已之意 蒙古

察罕會張柔掠淮西至揚州而去 八月戊辰以河南

諸郡秦琳等八人連年在邊戰守宣勞各進一秩添差

淮東西兵職有差 詔求通天文歷學之人 丙申詔

申嚴預俗重催取羸抑配之禁令監司覺察毋害吾民

九月癸巳朔詔濮斗南叟降兩官文虎葉賁各降一

官項容孫落職罷祠以右正言鄭宋言其附麗權相也

己酉朝獻景靈宮庚戌朝獻太廟辛亥大饗于明堂

奉太祖太宗寧宗竝配大赦 冬十月壬午主管官告

院莊同孫進洪範五事箴帝曰五事當於敬字上用工

夫讀至思箴帝曰五事以思爲本 十一月乙未鄭清
之乞歸田詔不許 壬寅詔更奪林光謙三秩徙居衡
州奪袁立孺宣璧王至一秩劉棫施逢辰劉附兩秩以
監察御史江萬里言其貪職及依憑權門也 甲辰范
鍾請老不許 以禮部尚書陳韓爲端明殿學士同簽
書樞密院事 十二月壬戌朔以祈雪詔大理寺三衙
臨安府兩浙州軍并建康府繫囚杖以下釋之 丙寅
詔諭據太史奏來歲元旦日有食之方歲序之更端值
太陽之交蝕凜然譴告震于朕心嘗觀祖宗盛時或有
此異上下之間益相儆懼今宜講求實政凡可以銷弭

災異者次第行之毋爲具文以稱朕祇畏天戒之意

戊寅詔太史來歲正旦太陽當食皇天示儆避正殿減
常膳求直言朝廷百司講求闕政寬民力卹軍旅緩刑
獄問疾苦輯流民凡可以銷災變者毋匿厥指其圓應
天之寶元旦百官免朝賀 右補闕程元鳳論格心之
學謂格士大夫之風俗當格士大夫之心術人以爲格
言 己卯以游侶爲右丞相兼樞密使李性傳同知樞
密院事鄭清之爲少師依舊醴泉觀使兼侍讀仍奉朝
請賜第行在時清之子士昌追逮詔獄有論言其死者
清之造闕號泣請於帝帝命復士昌官職與內祠且許

侍養行在起居郎程公許繳奏士昌罪重京都浩穰姦
究雜糅恐其積習沈痼重爲清之累莫若且與甄復少
慰清之內祠侍養之命宜與收寢帝密遣中貴人以公
許疏示清之乃止 詔兵財係乎國命強兵之事趙葵
主之財用之計陳韓理之二相則總大綱而中持其衡
以共濟國事從江萬里之言也 嗣沂王貴謙嗣榮王
與芮竝加少保 癸未李性傳除職予郡

淳祐六年

蒙古定宗元年

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以陳韓

言置國用所命趙與憲爲提領官 權兵部尚書李會
伯應詔上疏備陳先朝因天變以謹邊備圖將材請早

易圖寄又請浚泗州西城 祕書省正字徐霖疏曰日
陽類天理也君子也吾心之天理不能勝人欲朝廷之
君子不能勝小人宮闈之私昵未屏瑣闥之姦邪未辨
臺臣之討賊不決精祿感浹日爲之食又數言建立太
子遷祕書郎 通判潭州潘枋上封事曰熙寧初元日
會詔郡縣掩骼著爲令今故濟王一抔淺土其爲暴骸
亦大矣請以王禮葬不報 祕書郎高斯得上言大姦
嗜權巧營奪服陛下奮獨斷而罷退之是矣諫憲之臣
交疏其惡或請投之荒裔或請勒之休致陛下苟行其
言亦足以昭示意向渙釋羣疑乃一切寢而不宣閱時

既人人言不置然後黽勉傳諭委曲誨姦俾於襲經之
時妄致挂冠之請因降祠命苟塞人言又有姦人陰爲
之地是以譌言竝興善類解體謂聖意之難測而大姦
之必還莽卓操懿之禍將有不忍言者又言大臣貴乎
以道事君今乃獻替之義少而容悅之意多知恥之念
輕而患失之心重內降當執奏則不待下殿而已行濫
恩當裁抑則不從中覆而遽命嫉正庇邪喜同惡異任
術而詭道樂媮而憚勞陛下虛心委寄所責者何事而
其應乃爾又言便嬖側媚之人尤足爲清明之累腐夫
巧讒妖媚旁通陰姦伏蠱互煽交攻陛下之心至是其

存者幾希矣陛下之心大化之本也洗濯磨淬思所以
更之乃徒立虛言無實之名而謂之更化此天心之所
以未當大異之所以示儆也帝嘉納及異恥堂集所載封事語多蒞及今
從宋史節書之宋史分疏其事以大姦爲指史嵩之大
臣爲范鍾謂其時鍾獨當國過失日章故斯得及之也
案是時游侶爲右丞相則二月壬戌金部郎官王必
非鍾獨當國矣今刪去

言人主論相當取其格心不可取其阿意帝然之戊
辰范鍾再乞歸田除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時游侶
與鍾不協故力求去尋以高斯得之言罷之時鍾方坐
相府臺更以牒呼而出之辛未命提舉洞霄宮任便居
住從所乞也壬申雪謁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并屬縣

點檢贍軍酒庫所賦賞錢以雪寒山封樁庫十八界楮幣十萬緡犒三衙諸軍 乙酉宗正少卿張礪言治兵理財當爲一事礪又言先朝蘇頌傅堯俞皆不受宣諭事帝悚聽然之 詔三衙諸軍月支銀竝倍給 夏四月

辛酉太白晝見 戊寅殿中侍御史謝方叔左司諫

湯中請旌異朱熹門人胡安定

攷異胡安定全文倫胡定安今從宋史本紀薛

鑑改倫胡瑗後編已辨其誤 呂壽蔡模以勸後學竝詔補迪功郎添

差本州教授仍令所屬給札錄其著述并訪以所欲言

甲申詔曰朕臨朝願治每念乏才有意倫成旣親扁題分賜諸學竝賜諸生束帛以示激勵其令三學官於

前廊長諭及齋生中公舉經明行修氣節之士別議旌
賞京學如之 閏月乙未資政殿大學士徐榮叟薨輟
視朝一日 戊戌呂文德言今春北兵攻兩淮統制汪
懷忠所至逆戰將士陳亾者眾詔給緡錢恤其家 癸
卯余玠言北兵分四道入蜀將士捍禦有功者輒以便
宜推賞具立功等第稍轉官資以聞從之 己酉祕書
丞王璞言杜衍封還內降事帝曰朕嘗諭大臣聽其執
奏矣 庚戌刑部侍郎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魏峻言人主震服天下曰斷而已帝曰謀之欲同斷之
欲獨若以大公至正行之則斷在其中矣 五月庚申

詔賈似道任責措置淮西山寨城築 丙寅吏部員外
郎李昴英言內小學事帝曰朕於小學之教甚留心昴
英又言漢末宦官之禍帝曰固當防微杜漸 庚午詔
學校明倫之地諸生講明不負教育朕用嘉之爰命有
司舉其高弟而合詞控免陳義凜然朕重違本心姑徇
所請以成其美所有束帛不必控辭 甲申詔權知高
郵軍兼淮西提刑蕭逢辰進一秩旌其買馬修城畱意
戰守也 詔決繫囚 六月戊子朔詔從事郎傅實之
迪功郎林公遇竝特改京秩仍給札詢所欲言以都省
言其杜門樂道搢紳高之也 戊戌著佺佐郎兼權禮

部郎官高斯得言學校以小過觸寔威帝曰本是小事
但不當率眾出見宰執斯得曰學校固不爲過但恐姦
人因此動搖局面關係不細帝然之斯得又言羣臣靡
雜宮禁奇衰黷貨外交豈可坐視而不之問顧乃并包
兼容之意多別邪辨正之慮淺愛讒避譏之心重直前
邁往之忠微遂使眾臣爭衡大權旁落養成積輕之勢
以開窺覬之漸設有不幸變故乘之使宗社有淪亾之
憂衣冠遭魚肉之禍生民罹塗炭之厄當是時也欲潔
其身以去其能逃萬世之清議乎於是朝署惡之者眾
旋出知嚴州斯得祈祠不許 丙午以禱雨詔中外決

繫囚杖以下釋之臣僚言早勢可慮請分命臣僚徧禱
羣望仍令有司疎決淹獄及下諸路勸諭富家接濟細
民以弭盜賊從之 王子以陳韓參知政事兼同知樞
密院事 乙卯臺臣言李鳴復劉伯正進則害善類退
則蠹州里詔削秩罷祠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一